

清初的旧汉人与清皇室

〔日〕绵贯哲郎

汉军旗人是八旗制度三个组成部分之一，在清朝肇建与统治过程中，汉军旗人都起过很重要的作用。汉军旗人与满洲旗人、蒙古旗人的一个区别在于，他一面有汉人的个性，一面有旗人的个性。因此，研究汉军旗人，应该考虑人关前后的发展过程和乾隆时期“出旗为民”的问题。再说，在八旗汉军这一个范畴之内包含着多样的群体，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。

人关前八旗制度下的汉人，已有“旧汉人”和“新汉人”的区别。顺治朝编纂《太宗文皇帝实录》卷十一记天聪七年（1633）元旦载称：“……次旧官佟养性额夫、石廷柱等，新官马光远、麻登云、祖泽润等行礼”。由此可见，这时期参加八旗的汉人，有以佟养性等为首的旧汉人和以马光远等为首的新汉人两个集团，从清廷的记录上，也可看到他们之间有明确的区别。我们初步知道，在这种区别中，包含着不少清太宗皇太极走向中央集权和八旗社会不断增容的信息。

杉山清彦先生曾利用清朝宗室和权贵的姻亲关系，对满洲八旗制度的结构问题进行过研究。^①楠木贤道先生也以婚姻关系为中轴，考察了加入八旗满洲镶黄旗的扎噜特蒙古人的问题^②。本稿则试据《玉牒》、《爱新觉罗宗谱》等资料，从姻亲关系角度对清初旗下旧汉人问题进行考察。

清朝史籍中，一般意义上的“新汉人”，是指天聪三年（1629）到四年（1630）八旗军队攻略华北以及五年大凌河战役期间，归降后金的明朝官兵。而“旧汉人”是指在努尔哈赤时期降附后金的汉人。努尔哈赤时期，后金最倚重的汉人将领有刘兴祚、李永芳和佟养性。他们都与汗家族（皇族）缔结有这样或那样的婚姻关系。

刘兴祚，又名爱塔，原系开原平民，明万历三十三年（1605）归后金。天命年间，担任备御、游击和副将等要职，为后金控制辽东做出了贡献。关于刘兴祚的妻子，田中克己先生曾利用朝鲜方面关于刘兴祚“娶贵永介（guyeng baturu，即代善）养女”以及养女之母为萨哈廉奶妈的记载，指出了该奶妈的亲女有被称为代善“养女”的可能^③。即便如此，刘兴祚的妻子作为代善养女，并不是皇室宗亲，《玉牒》上当然没有她的记载。因此，他与汗家族子弟的联姻很大程度上只具有象征意义。天聪二年（1628）九月，刘兴祚因不满代善“虐害”，被夺去乘马和财物，转而投向明朝^④。二年后，刘兴祚随袁崇煥救援京师，途中与后金军相遇被斩。

天聪初年，汉人牛录还没有出现，大部分汉人都是编入满洲旗下牛录，作为贝勒的属人。刘兴祚既娶代善“养女”，又因不堪其虐待而逃往明朝的事实，均说明他隶属于大贝勒代善的正红旗满洲无疑。这种现象，同样见于其他的“旧汉人”。

天命年间，佟养性和李永芳两人被称为“二额驸”^⑤。原系抚顺商人的佟养性，看见努尔哈赤的势力日强，冒着生命危险投奔他。因此，努尔哈赤赐宗室女为妻，招为“施吾礼额驸（si·uli efu）”。据《玉牒》，该女即努尔哈赤第三子阿拜的女儿^⑥。天命二年（1617）十月订婚，第二年正月结婚。在官方记录上，以宗室亲女嫁给汉人的现象，是以此为开端的。

李永芳，辽东铁岭卫人。天命三年（1618）四月，努尔哈赤

以“七大恨”为借口攻打明朝的抚顺城时，李永芳正任该城游击，后被迫率守城兵出降。他是第一个投降后金的较高品级明将，不能不受到努尔哈赤的高度重视。一个月后，努尔哈赤就将第九子阿巴泰的女儿嫁给他，并称其为“抚西额驸（fusi efu）”，抚西即抚顺之义。李永芳儿子有九人，其中，第二子李率泰、第五子巴彦、第七子胡拜，后来都娶了宗室女为妻。李率泰“年十二，即入侍内廷”，努尔哈赤赐给名字，“年十六，以宗室女妻之”^⑦。但是，其岳父是谁，因史料缺乏，暂且存疑。天聪三年（1629）八月，巴彦娶贝勒杜度长女；顺治三年（1646），胡拜与阿巴泰的孙女联婚^⑧。

值得注意的一点，是李永芳家与阿巴泰家世代联婚的事实，而且，进行的是一种交换婚配：李永芳的女儿嫁给阿巴泰的孙子翁古，而翁古的妹妹又嫁给李永芳的儿子胡拜^⑨。

阿巴泰是努尔哈赤的庶子，通过建立军功，入八分，获得与嫡子相同的地位。阿巴泰与李永芳的世代交换婚是满族的古老传统联姻，努尔哈赤本人希望通过与属下旧汉人贵族缔结牢固的婚姻纽带联姻，加强自己在军事、政治上的实力。

另外，成名较晚的旧汉人将领有辽阳人石廷柱。天命七年（1622），努尔哈赤率大兵抵广宁，他与长兄石国柱、次兄石天柱开城迎降，授游击世职。皇太极继位后，他在旅顺口和察哈尔战役中，建立战功，晋爵三等精奇尼哈番，并继佟养性之后，统率乌真超哈固山（即八旗汉军前身）。关于石廷柱本人，尚未见有娶清宗室女的记载，但后来他的两个女儿相继嫁给努尔哈赤第六子塔拜的儿子额克亲^⑩。顺治三年（1646），他的第三子华善又成为豫亲王多铎的女婿^⑪。可见，也是与皇室互通婚姻的一个旧汉人贵族。

以上所述，努尔哈赤时期，为了实现政治上笼络和控制的目的，把汗女（皇室女）嫁与旧汉人。不过，嫁与佟养性和李永芳

的宗室女，都是庶子的亲女。这表明，尽管旧汉人贵族名义上成为汗家族（皇室）亲戚，实际上政治地位还是比较低的。

皇太极继位以后，这种局面才逐渐改变。顺治朝编纂《太宗文皇帝实录》卷十八，天聪九年二月初七日：“新旧人，我皆不惜衣服、财帛、马匹、牲畜而养之，每日三宴，我岂不惮烦耶？直为收拾人心，方可以勉图大事。”这里的“新旧人”就是指新汉人和旧汉人。皇太极继位以后，佟、李、石三人子孙开始跟努尔哈赤的嫡亲后裔结婚。除前述李永芳第五子巴彦娶贝勒杜度（镶红旗）的长女外，天聪六年（1631）正月，按照皇太极的安排，贝勒岳托娶了佟养性的女儿。这次婚姻对佟养性来说，是一件大喜事，他说：“我以微贱，得与贝勒为婚，何异升天”^⑩。率领自己的兄弟以及汉官向皇太极叩头谢恩。不久，岳托儿子洛洛欢（亦写作罗洛浑）也娶了佟养性的女儿（岳托妻子的姐或妹）。从此，旧汉人和旗主联婚的风气有了进一步发展。入关以后的华善（石廷柱第三子）和旗主多铎女儿的婚姻为其中一例。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旧汉人政治地位的上升。

与旧汉人与皇室贵族联姻相关的，还是旗籍的隶属问题。努尔哈赤时代，旧汉人通过与努尔哈赤庶子的联姻，而隶属在其旗下。崇德七年（1642），有图赖（佟养性族侄）为正白旗固山额真，石廷柱为镶白旗固山额真，巴颜为正蓝旗固山额真的记载^⑪。天聪八年（1633）十月，多尔衮的镶白旗和多铎的正白旗，仍领原属旗人，互易旗色^⑫。顺治初年，多尔衮又与豪格（正蓝旗）与多铎^⑬（镶白旗）互易旗色^⑭。杜家骥先生已经进行了论证：阿拜为豫亲王多铎属下，塔拜为多尔衮属下^⑮。现在，我们知道：阿拜是佟养性姻族，塔拜是石廷柱姻族，阿巴泰是李永芳姻族。

关于这三家旧汉人承管的牛录转变旗色，虽然到了皇太极时期，有与旗主的直接联婚，以提高地位，但是旧汉人不打入跟嫡

子同样的旗色，还是不变的。旧汉人的旗分所属，是以努尔哈赤时期的姻亲关系为基础的。比如说，按佟养性来讲，努尔哈赤末年到皇太极初年，随其姻族阿拜，属于多铎旗下（正白旗）。因此，崇德七年（1642）的档案上，族侄佟图赖任正白旗固山额真。此后，多尔衮（镶白旗）和多铎（正白旗）交换旗色，佟图赖也改色为镶白旗。顺治初年，又豪格（正蓝旗）与多铎（镶白旗）互易旗色，佟氏家族又改色成正蓝旗。不过，在天聪年间，佟养性女儿相继嫁给代善（正红旗）长子岳托及长孙洛洛欢。要不然，利用跟嫡子的联姻，有移于旗主属下的可能，但是佟养性并不属于正红旗，而一直随努尔哈赤时代的姻族阿拜，属于多铎麾下^⑯。这种现象，其他旧汉人也同样无异。

另据《八旗世袭谱档》所载，佟养性后代的牛录内，“炮手林文德、李成斌等二族，系信郡王（信郡王即豫亲王之后）门上包衣开出之人”；李永芳后代的牛录内，也可以找出“原系安郡王（即饶余贝勒阿巴泰之后）门下的人”^⑰的记载。这些记载，不失为一上述观点的佐证。

综上所述，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的汉人政策，在婚亲关系上存在明显的差别。旧汉人与满洲贵族的联姻，直接影响到八旗汉军成立以后的旗属问题。研究旧汉人问题，对于查明新汉人或入关后八旗汉军的结构，也是很重要的。

注 释

①杉山清彦：《清初正蓝旗考—由姻亲关系所见旗王权力的基础构造》，载《史学杂志》第107编第7号，1998年。

②楠木贤道：《编入清朝八旗的扎鲁特部蒙古族》，载《自然、人间、文化——地域统合与民族统合》2001年。

③田中克己：《爱塔的传记—中国官人的性格》，载《东洋大学纪要》第348·

12集，1958年。

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：《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》（上）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，198页。

⑤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：《满文老档》（太祖），东洋文库丛刊第十二，1956年版；太祖第40，天命七年三月二十九日记事，589~590页。

⑥全宗六号，编号〇二三。

⑦《八旗通志》（初集）卷一八二，李率泰传。

⑧⑨《玉牒》全宗六号，编号〇二三。《爱新觉罗宗谱》丙编。

⑩《爱新觉罗宗谱》丙编。

⑪《玉牒》全宗六号，编号〇二三。

⑫顺治朝编纂《太宗文皇帝实录》卷九。

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：《编汉军为八旗并补固山额真缺》，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第14辑，中华书局1990年版。参看，杜家骥：《清初汉军八旗都统考》，载《历史档案》2002年第4期。

⑭杜家骥：《清初两白旗主多尔袞与多铎换旗问题考察》，载《清史研究》1998年第3期。

⑮绵贯哲郎：《清初的旧汉人与八旗汉军》，载《史丛》第67号，2002年36页下段，笔者将改入正蓝旗的多铎误写为阿济格。

⑯阿南惟敬：《关于睿亲王多尔袞的领旗》，载《清初军事史论考》甲南出版社1980年版。杜家骥：《顺治朝八旗统领关系变化考察》，载《南开学报》1996年第5期。

⑰同上，杜家骥两篇论文。

⑱到了康熙年代，佟氏家族之内，只有佟图赖一支子孙，因跟康熙帝缔婚关系，抬旗为镶黄旗汉军。

⑲《八旗世袭谱档》世袭112号。

（本文作者系日本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）

閻崇年主編『滿學研究』第七輯（民族出版社，2003年11月）複印

清初的旧漢人與清皇室

綿貫哲郎